

電影《漢娜鄂蘭：真理無懼》觀後感

李郡益

若說電影《漢娜鄂蘭：真理無懼》中有一場景是不應忘卻的，無非是漢娜鄂蘭親身見證的「耶路撒冷世紀審判」了。劊子手艾希曼確實罪無可逭，但即使他是最終決策者，是否真能撼動整個猶太世界？抑或有人縱容、暗中勾結參與，進而造成慘絕人寰的災禍？漢娜鄂蘭本是納粹暴政下的受害者，仍不忘嘗試抽離既定印象，並冷靜思索歷史責任歸咎及邪惡根源。

艾希曼於法庭上的答辯著實使鄂蘭感到詫異，他表現的如此平靜，絲毫無暴戾之氣纏身，他自述其僅是堅持「盡忠職守」，遵守黨的規範，執行命令，並非殺害數以萬計猶太人的兇手。他是否是邪惡本質的化身，抑或是良知的貧乏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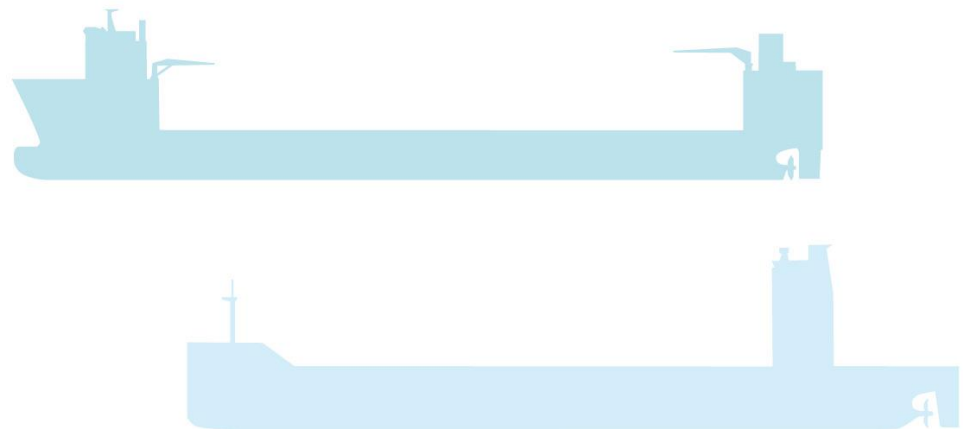
基於此，鄂蘭也提出自己的見解，「邪惡的平庸」即是一例，她將大眾認定的惡魔解釋為一個平凡人，並牽扯了曾與納粹合作的猶太領袖，此「離經叛道」的論述旋即招致強烈抨擊，稱其背棄同胞，高傲、冷酷，不近人情，亦收到人身威脅，但她捍衛自身理念論辯使多數人為其風采而振奮。

吾人認同鄂蘭「邪惡的平庸」之主張，邪惡並非完全以暴虐型態體現於世，平凡的流竄常使我們措手不及，其根源於社會的普遍道德原則崩潰，此平庸能讓人停止且拒絕獨立思考，缺乏反思與判斷的能力，使整體社會失去明辨是非的標準，跟隨集體意識或國家機器，乃至政黨所奉行的思想，深陷其中而不自知，盲目的服從指示，以惡質的「盡責」為美德，終身行之，如同猶太人曾一系列配合

納粹政府之行為，或可被鄂蘭歸結為另一種形式的不思考，即「受害者不思考」，造成難以彌補的災難。

良善與邪惡潛藏於心底，每個人的開發各自相異，好似兩派人馬於繩之兩端拉鋸，艾希曼的不思考，使他無法探尋自我的良知，追求更高的道德感，以其自認盡責的美德而有恃無恐，吾人並不認為艾希曼是兇殘惡魔的化身，只覺其過分天真，甚至還有些愚昧，服從權威使他變得麻木和庸俗，喪失對於事物的評判能力，簡而言之，他可能從未意識到自己正在做什麼。事實上，漢娜鄂蘭於《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》裡提及，艾希曼知曉希特勒行為可能是錯誤的，但希特勒能吸引眾人的注目與支持，證明其成功，而他應追隨希特勒。

雖艾希曼不值得被原諒，也不必刻意為其辯護，但我們應從其談話中找尋蛛絲馬跡，理解為何邪惡能混入良善，並以平凡的姿態現蹤。服從的危險坦露無遺，而人類服從權威的姿態是否能完全屏除？或許社會需要對抗溫順服從權威的先鋒，具有高度獨立思考的群眾，對社會議題和政策適時監督，若無人提出異議，自願為服從權威犧牲，將使整個社會走向道德淪喪、自我毀滅的道路。





《漢娜鄂蘭：真理無懼》電影海報

取自

<https://medium.com/%E6%88%91%E4%B8%8D%E6%98%AF%E8%B2%93/%E6%BC%A2%E5%A8%9C-%E9%84%82%E8%98%AD-%E7%9C%9F%E7%90%86%E7%84%A1%E6%87%BC-%E5%B9%B3%E5%BA%B8%E4%B9%8B%E6%83%A1%E9%82%84%E6%98%AF%E6%83%A1%E4%B9%8B%E5%B9%B3%E5%BA%B8-2fb56cee9c32>





《漢娜鄂蘭：真理無懼》電影劇照

取自

<https://blog.xuite.net/g7710052000/wretch/303742530>

